

生活的形狀

這一天起，生活的形狀變得不太一樣了。

換工的這段時日，手機失去訊號，勞動卻讓我的身體有了記憶時間的能力。在山裡慢活，時間的刻度越來越模糊，身體的官能也得在烈日和寒夜間不斷調校。不確定這是第幾天了，挖土的時候，我能清楚聽見手中鏟子撞擊地面的聲音，搬石頭的時候，也能感覺雨鞋裡的雙腳被汗水浸濕的黏膩，身體原來是這樣記住時間的，好像就在每天的日常中，明白這時的自己被包裹在時間裡頭。時間，不知不覺在我身上作用著。

新的一天就這麼光亮起來，日出的光芒斜斜地越過窗框，喚醒了窩在睡袋裡半夢半醒的我，日夜交接的寒氣也在這樣的溫暖中稀薄地消散了。在溪谷的上端，傍山的土路，離家屋不遠的地方，坐落著這間鐵皮打造的農用工寮。住在這裡的幾天，除了換工以外的時間，大夥相聚在這個落腳之處，煮食、入眠，彼此的生活像樹根一樣的緊緊纏繞，原先不熟悉的陌生人，在冬日暖光之下，我們的影子，依偎著山，有著相同的濃度。

Wilang 總說 這次蓋房子的經驗很特別，創造了不一樣的 gaga，在泰雅人的 gaga 裡，只有血親家族才會一起協力造屋。然而，我看著工寮鐵皮之中穿插的光影和出入來往的腳步，才想起我們互不認識，更不是血親家族，gaga 卻時刻覆蓋著我們，結伴作夥的臺大學生、在嘉義經營旅社的青年、自由的嬉皮藝術家或竹科工程師，無關出身背景，當我們身在此地，gaga 便是白日晨光，或夜裡的火，圍繞在我們身邊。

沒等大家起床洗漱，Wilang 穿起雨鞋，走上緩坡，將家屋頂上的防水布掀起，家屋的骨架逐漸成形，幾根檜木橫豎錯落穩固地撐起，他爬上屋頂梭巡丈量，後來走進深及腰間的建築內部，在凹凸不平的半穴地面疊起駁坎，不時從家屋探出頭來，看了幾眼，又往屋內鑽去，他試探性地伸出手指輕觸疊起的石塊，確保石駁的寬度不致超過下方較為大顆的石頭，也試圖找尋每顆石頭能被堆疊的面，好讓施力點能夠牢固穩定。一塊接著一塊，他慢慢將石塊疊起，再塞入些許小顆的礫石填補石頭之間的空隙，時而轉向，時而微調。說來奇怪，各種形貌的石頭居然能完美咬合，緊緊擁抱彼此，錯落排列著。

聽說你從馬烈霸來的？這是 Wilang 看到我的第一句話。後來他告訴我，來幫忙蓋屋的人當中，幾十個人裡只有兩個泰雅族，除了我以外，另一個是跟我一起來的親戚，Ciwias。Wilang 很是興奮，他總是眼睛發著光，和我們漫談著仁愛鄉的一切，從河流走向聊到山林木種，在他的世界裡，宜蘭南澳和南投仁愛其實沒有差別。這些年他不停移動和行走，以堅實的腳步踏上山徑和水路，如果可以，他想用自己的雙腳，踩出一幅全景的流域。我和 Ciwias 眼睛睜得大大的，總覺得他形容的那座山頭和我們逢年過節才回去幾次的那個村落很不一樣。

在太陽還未完全露臉的時候，塑膠雨鞋和地面石子摩擦的聲響越來越頻繁，有人抓起一團繩索，在家屋的四個端點拉起基準線，有人拿起鋤頭，賣命地向下鏟土，有人捧起一塊塊的石頭，在工寮、家屋兩邊奔走。陰影長長短短變換著，大夥貼地、搬石、翻土。後來，不曉得誰拿來了手提音響，還順勢拉了電線過來，忽然之間，復古的旋律流淌出來，廣播就這樣唱起了張雨生的《如果你冷》。

一首歌的時間像鑿出一個時光的入口，幾小節的音樂，拉開了一扇大門，迎面而來的是一大片深沉的夜黑。窗外流動的光影閃閃爍爍，我從車窗玻璃看見自己的倒影，父親的綠頭大卡車載著高山水果和平地出生的我，在密麻纏繞的山路間漂流，我記得當時卡車上的廣播，也是這樣忽然就哼起了張雨生的歌。在天未亮的夜晚，交流道口旁的果菜市場，有著溫暖的色溫，那是父親的卡車所能抵達的，最遠的地方。那時的我們，慢慢地卸下成箱的鮮果，以一個季節的醞釀，換來最燦亮的光。

大部分的時間 Wilang 都在山裡，他說哈卡巴里斯的舊部落還看得見從前疊石的遺構，那是很久以前泰雅人勞動的痕跡，於是他處處留心，細緻地觀察每一道駁坎，彷彿每顆石頭都能帶他到一個難以抵達的世界。我看著自己和大夥的影子，我們以千百個步伐，搬動千百顆石頭，眼前的駁坎慢慢堆疊起造。我不禁想著，要花多少心力才能將數以萬計的石頭疊成一個古老的聚落，或砌出一個世代的重量。我不太確定要花多久時間才能疊成一面石駁，但我知道，在很遠很遠的以後，當年輕的靈魂和時光一起衰老，駁坎疊起的除了石頭以外，它會將每一刻掠過的瞬間拉長凝鑄，在漫長的光陰裡將我們的記憶疊合在一起。

Wilang 笑說，多虧外祖母給了他這塊地，讓他很快就能成為擁有三幢豪宅的人，一是部落的低矮平房，二是山上的獵寮，三是眼前的泰雅家屋。我沒有告訴 Wilang，在我心中也有幾處比家更像家的地方。譬如爺爺在山上果園旁蓋的工寮，

只是後來那座工寮幾年後便跟著滿山的水梨和蜜桃落果腐敗了。又譬如燈箱般的父親的卡車頭，記憶中它漂浮在產業道路上不停發著微光，在童年搖搖晃晃的暗夜裡終至黯淡了。我從沒在部落長大，沒什麼部落經驗，但在回憶的濾鏡裡，會恍惚覺得看見熟悉的自己。從前我很疑惑，什麼是部落，或者應該說，什麼是歸屬？現在我漸漸明白，或許它就在生活裡，又或許它正在聚攏形成，我感覺自己正在建造它。

有那麼幾次，下過雨後的傍晚，我蹲在林蔭遮蔽的小徑轉角，或繁密造不出路的草叢間，傻傻看著路邊的野蝸牛，一步一步，擺動著觸角前進。牠們爬啊爬的，在時間裡彎過來繞過去，或許就像獵人的腳蹤，野蝸牛其實也有自己的路徑。某日正午，我看著牠們緩緩爬行，黏液拖曳的痕跡，在豔陽的照射下，很快就淡出了視野。也許它也有想要告訴我什麼事情，我還不太確定，在這裡生活，多數時候是沒有答案的。

這裡的光陰沒有時計的切分和規律，當太陽從比較靠近我們的這一端緩緩降落到遙遠的另一端，路燈的昏黃光線便會沾染山裡的霧氣，不確定是折射還是反射，在夕陽餘暉之下我仍可看見這樣的光灑落在工寮上方。放眼望去，工寮的四面都開了小窗，小窗看進去，幾個夥伴將自己的身軀託付牆板，打起了呼嚕，身邊還有幾隻趨光奔馳的小蟲。另一旁是正在幫忙煮飯的 Ciwas 和她面前竄出的醬油鍋氣，聞起來，這樣的氣味還參雜著木柴燃煙和腳下泥土的芬芳。

我和 Ciwas 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一面翻看掛在工寮牆上的留言本，閱讀裡頭的內容就像重播一部轉速過慢的默片——關於那些過於曝曬的午後，那面交織時光的駁坎，那一無遮掩的土地，以及那沉落了又會昇起的時間。於是後來，我在留言本空白處寫下：這裡應該是最接近 gaga 的地方了。寫下這些字句的時候，我仍不曉得我能不能像野蝸牛一樣，頂著近午的太陽，或沐浴著突然降下的大雨，我只希望，我依然能伸出觸角，像前方永遠敞開大路一樣，無懼地前進。

換工的最後一夜，大家烤著火聊天，在微弱的月光還亮著的夜裡，火光將夜色照得更亮了。對於眼睛已經逐漸習慣黑夜的我，不知道為什麼，心裡沈甸甸的。明天就要回到城市了，我卻在想，城裡的光比不上山谷的明亮，那裡的霓虹也沒有星芒閃爍，我想我應該很難習慣。我望著家屋旁的那棵樹，看起來又瘦又高，好像只要攀著它往上爬，就能摘下月亮。Wilang 說，下次見面的時候，就能看見一

棟呼吸著的泰雅家屋了。那一刻，我沒說話，也不知道接下去該說些什麼，就這麼安安靜靜地坐著，看著山腰上的家屋，慢慢慢慢的，成為了黑夜裡的一部分。